敘香園往事

李恩霖 著

中華書局

目錄

推薦序 / 吳俊雄博士 ◆ 6

自序 ◆ 9

特別鳴謝 ◆ 12

前言 敍香園隨想 / 鄭寶鴻先生 ◆ 14

上篇 敍香園創始人——林氏及李氏家族史 ◆ 19

林氏家族早期生意 ◆ 34

下篇 敍香園的流金歲月 ◆ 45

敍香園——中環（1926 年 -1959 年） ◆ 48

敍香園飯店——銅鑼灣（1962 年 -1987 年） ◆ 72

敍香樓——油麻地（1964 年 -1970 年） ◆ 92

敍香園酒樓——尖沙咀（1970 年 -1989 年） ◆ 107

敍香邨酒樓——灣仔（1979 年 -1986 年） ◆ 157

附錄一：敍香園員工訪談 / 鍾凝小姐 ◆ 166

老員工 1：劉浩 ◆ 166

老員工 2：胡國 ◆ 170

老員工 3：李樹華 ◆ 172

敍香園員工花絮剪影 ◆ 174

附錄二：敍香園背後的三大本紅書 / Mr. Samuel Lai ◆ 181

後記 ◆ 196

推薦序

Roger 的敘香園 / 吳俊雄博士

2021 年秋，正在準備新一輪「黃霑在深水埗」的行街團，拍擋陳智遠説有新發現：電影《桃姐》裏那個少爺仔李恩霖，原來跟少年黃霑是鄰居，曾經同時目擊 1956 年雙十暴動期間，瑞士副領事夫人在兩人住所門前的大埔道上被活活燒死的慘況。

我們決定相約李恩霖到離大埔道不遠的好彩酒樓一聚。見面後的印象是，真人比電影中的劉德華更加官仔骨骨，斯文淡定，同時不拘小節，不論食蝦餃和講舊事都貼近地氣。他説，叫李先生太客氣，不如叫我 Roger。

之後，跟 Roger 不定期見面，交換有關深水埗的情報。我發現他除了見過暴動，也目擊過黃霑穿孖煙通底褲上街，知道黃霑經常攜着鐵壺到美荷樓附近的攤檔買牛白腩。我也發現 Roger 對飲食很有心得。好的東西，他吃過，吃的歷史，他有興趣鑽研。所以當他説正在寫一本關於敘香園的書，我説請務必第一時間給我拜讀。

讀過，一如所料，十分 Roger。

Roger 長期讀番書，但品性靠近老派，待人接物，平實有禮。他的書有一種如見其人的真實感，或我所謂「雙無」的特色。

首先，文字無裝飾。Roger 自稱中文屬於中學二年級程度，行文平鋪直敘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，請多多包涵。我倒覺得，在這本書，這是優點。像敘香園的大廚所言，好的食材，無需加工，原味，就是好味。特別是當在平鋪直敘背後，有摸得到的真情實感。

此外，情節無花假。這本書讀來輕鬆，但背後的資料蒐集和整理，絕對是得來不易。我見過 Roger 嘗試重構 1960 年代大埔道和北河街交界的風光，在手繪的地圖上加上密密麻麻的民間地標，讓我親身領教到什麼叫做一絲不苟，以及做研究的執着。

因為執着，這本小書充滿了許多動人的童年往事和歷史細節。讀過，我知道敘香園一間酒樓，五個分身，坐落不同地點，跨過不同時段，各有只此一家的撚手菜式。我見到伴隨 Roger 成長的 comfort food，包括燒鵝瀨粉、安樂園的蓮花杯、炸子雞伴碟的蝦片，跟酒樓的命運一齊起跌。命運由台山開始，經過紐約，來到澳門，輾轉落戶中環，立足銅鑼灣，移往油麻地，再入尖沙咀，沿途見證了整個香港黃金與不太黃金的年代。寫歷史，要有個性。Roger 寫人寬容，寫己不忘自嘲（他編寫的舞台劇將自己塑造成阻住地球轉的少爺仔），在每個人生交叉點上的抉擇通情達理。書的鋪排，其實有點像電影劇本 ——有分場，有畫面，有人物，有感情。書由一個喪禮開始，然後快樂的回憶跟傷心的往事交織而來，每一頓豐盛的大餐之後，是一次人生必經的失落。

我一直相信，世間上所有博物館和資料館的任務，歸根到底，只有一個 —— 如何面對「喪失」。喪失了的空間，喪失了的物件，喪失了的記憶，喪失了的人。我也相信最出色的歷史研究，其實很似電影，因為最好的電影有畫面，有人物，有感情，和做人處世的真實感覺。

Roger 筆下的敍香園，直面喪失，留住人情。這份堅持，如劉德華說，在今時今日，特別珍貴。

2023 年 5 月

自序

「再見，是新故事的開始
再見，是舊故事的懷念」

一個小學畢業生臨別校園時在報告板寫下的感言。

話説表弟阿邦近年身體轉差，終於在 2017 年不幸因為心臟衰竭而離世，年僅 56 歲。我們一家親人帶着悲傷的心情向表弟阿邦説再見，大家懷念着與他一起成長的愉快時光。在他的喪禮上，我沒想到會遇到銅鑼灣敍香園飯店的舊伙計潤哥，潤哥也是我舅母的親戚。潤哥閒談中透露，敍香園的員工組織了一個「敍友團」的群組，這些年都有定時聚會，大概每年兩次，農曆新年和秋天各一次。因為參加的伙計我大部分也認識，所以我跟潤哥説，我很有興趣參加，和他們敍舊。

2018 年，潤哥果然邀請我到「敍友團」的農曆新年聚會。那天晚上，在六國飯店，共有接近六十人出席，坐滿了五圍酒席，我看見了很多熟悉的面孔。三十多年久別重逢，互相特別熱情雀躍，重提大家名字後，一些影像立刻浮現出來。六國飯店的岑經理當年也在敍香園工作過多年，他特別吩咐廚房用心炮製最美味的餸菜。巧合地，阿邦表弟在瑞士的 Collège du Léman 的同學是六國飯店的掌舵人陳頌勳，他特別吩咐六國飯店的馬榮德總廚，在準備這一餐晚飯時格外留神。伙計們大多還很健康，胃口不錯。因為所有的伙計本身都是酒樓行業出

身，因此對於餸菜和材料相對挑剔。他們能說出每道菜好吃的原因，用料好不好也能一一分辨，聽到他們的分析，我覺得獲益良多。

晚飯時，眾員工免不了興奮地談及他們在敍香園的燦爛回憶，出現了一些超現實（larger than life）的影像，令我產生了強烈的好奇感。

當時我向「敍友團」的成員拿取了聯繫方式，以便日後聯絡他們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陸陸續續分別約見了幾位員工閒談。我覺得如果再不對他們進行訪問，擔心他們年事已高，之後可能再沒有機會，資料也會失傳。

那段時間，我表妹們也從加拿大回來了，她們正着手賣掉表弟在大坑「豪園」的房子，需要清理全屋的物件，表妹們告訴我，表弟保留了不少敍香園的資料，無奈她們要回加拿大，打算全部東西都要棄置。我囑咐她們不要即時扔掉，可能部分我有興趣保存下來。我把酒樓的資料和物品拿回來仔細看了一遍，開始對敍香園的歷史愈來愈有興趣，但還沒打算可以做些什麼事情。根據留下的資料及舊照，再和我表妹們詳細傾談，更加瞭解到五舅父及敍香園背後的故事。該年夏天，我的福音舞台劇「桃姐與我」在多倫多教會演出，我答應了隨劇登台，於是順道到溫哥華探訪及訪問了四舅父家族的表哥和表弟，兩人都曾在酒樓工作，我進一步拿到更多經營上和財務部分的資料。

「敍友團」2019 年秋天再見面時，我也參加了聚會，還聽到員工們具趣味性的往事。但當時只剩下兩圍枱，一年內變化很大，有些老人家行動不便，加上當年的社會事件，很多員工的家人都不讓他們獨自外出吃飯，有幾位則出現腦退化，住進了養老院，另外有兩位相繼離世。可惜，這一次便是「敍友團」最後一次見面。後來更因為疫情的出現，六國酒店的岑經理也退休了，聚會也少了個地方。2021 年，各人希望再安排聚會，但並不成功。

2020 年，我寫了一個劇本，但未有期望能夠如何面世，因為劇中的時代背景很難重現，很多舊的建築物已被拆掉，如果用電影特技效果來複製，費用不菲，有時代背景的服裝和道具也是昂貴的。我想到舞台劇可能較合適，佈景和服裝都可以抽象一些，但也需要擔心其他的限制。其一是劇本中的人物和外景場地眾多，需要簡化。提到舞台劇，我便想起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監陳敢權老師（Anthony），我和他在 1982 年已認識，當年 Anthony 和我都剛從美國回到香港，同時在香港電台單慧珠導演的《執法者》片集工作，我是副導演，Anthony 時演員。他還在拍攝時期認識了另外一位演員陳慧蓮（Jojo），亦是他三十多年來的太太。當我知道他很有興趣改編為舞台劇的那一刻，真的是喜出望外，於是便啟動了兩人一起合創《不散的筵席》的劇本。更榮幸的是，此劇本終於在 2023 年由香港話劇團製作及安排演出，由陳敢權親自導演。

在編寫舞台劇期間，我搜集了不少珍貴的舊照片和敍香園的歷史資料，加上和以前的酒樓伙計的訪問紀錄。我有一個衝動要寫下我在敍香園系列的各間酒樓的故事及感受。

據專家說，小孩子的記憶大約從七歲開始，但我的記憶庫應該在四歲（1954 年）左右就開始了，很多影像都刻在腦海裏。開筆寫第一篇（敍香園創始人 —— 林氏及李氏家族史）期間，回憶的片段不斷湧現，啟動了文字演繹的開關，一下子停不下來，喘一口氣時，已是 1980 年代的敍香邨酒樓。《敍香園往事》就是這樣誕生的。

Orchid Garden Restaurant

敘香園酒樓

上　篇

敘香園創始人——林氏及李氏家族史

一切從我的祖先說起，沒有我的祖先就沒有我，讓我介紹我的祖父、祖母，外公及外婆。

我的祖父及祖母

我的祖父李崇協，1879 年在台山出生，在鄉下環境艱難，生活窮困。十五歲時便坐「大船」到美國費城（Philadelphia），在衣裳館（洗衣店）謀生，辛勞努力二十年後，三十五歲回鄉討老婆，婚後和我的祖母一起回到紐約，開闢新天地。李家有三子一女，都在美國出生。我的爸爸是長子，1914 年在紐約唐人街（Park Street）誕生。據說我祖母的上一代有點外國人血統（有的人說是英國，也有的人說西班牙），所以子女的面相都有點「鬼鬼地」（我的爸爸在澳門居住時曾被人取笑為「鹹蝦燦」，即與葡國的混血兒）。祖父和祖母都擔心「鬼鬼地」樣子的子女會變成不懂中文的「香蕉仔」（外面是黃色，裏面是白色），所以決定由我的祖母獨自帶着四個子女回到台山接受中文教育。

祖母獨力照顧三子一女，很能幹。其間，上天給了她一個人生最大的考驗，她的三兒子十二歲那年不幸染上了傷寒，持續發燒、肚痛及腹瀉。在鄉下地方，是欠缺醫護人員及醫療資源的，只有教會有少量西藥。祖母急起來，抱起兒子到禮拜堂求醫，傳道者只有退燒丸，也沒有多大的幫助，結果大家很無助地看着一個後生仔掙扎不來而離世。牧師唯有安慰着祖母，解釋她的兒子已回到天父的家裏。牧師又向她解釋福音的道理，祖母恍然領略到宗教信仰帶來的內心平安，成為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。

◈ 1925 年，李氏一家攝於紐約 Ettlin Studio。（後排左起）祖母、長子（Roger 爸爸）、祖父；（前排左起）四女、三兒子、次子。

◈ 1920 年代，（左一）Roger 祖母、小女兒與親戚合照於紐約照相館。